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人类理智新论

下 册

〔德〕莱布尼茨 著



权威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人类理智新论

【意】

【意】笛卡尔 著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类理智新论  
(全两册)  
〔德〕莱布尼茨 著  
陈修斋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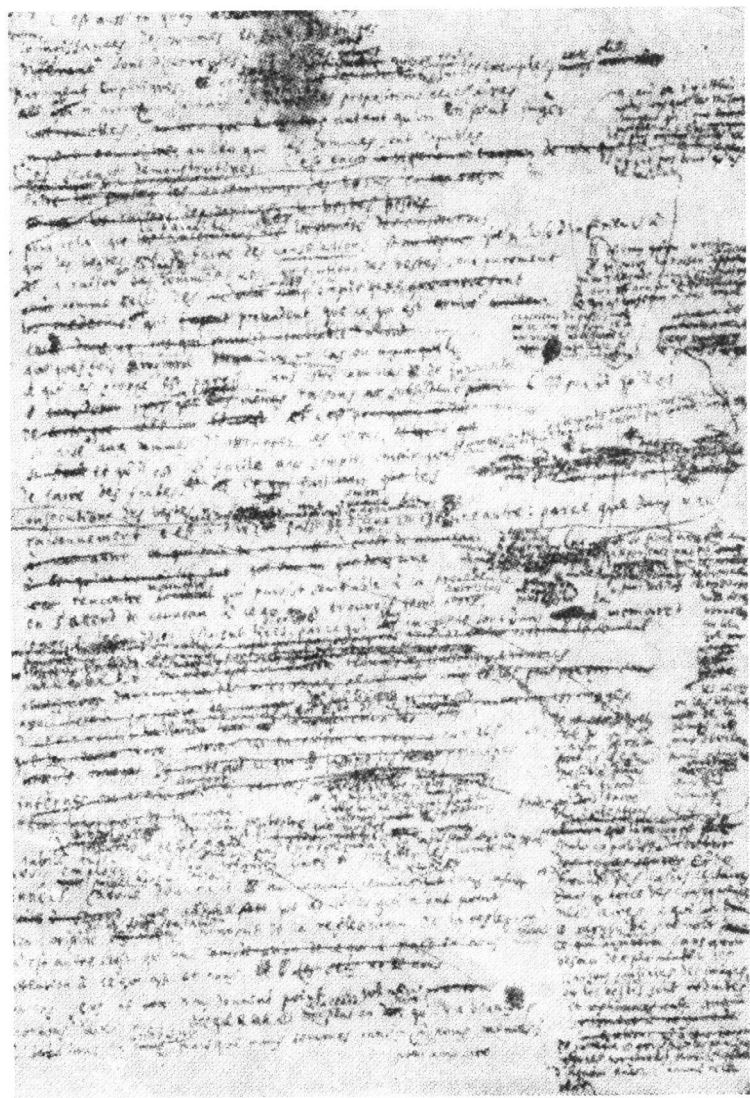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010-7/B·277

---

1982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02年12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张25 5/8 插页2

定价:38.00元



本书手迹

## 第三卷 论 语 词

### 第一章 通论语词或语言

§ 1. 斐 上帝在使人成为一种社会的生物时，不仅启发了他的欲望和把他置于与同类共同生活的必然性之下，而且还给了他说话的功能，这当是这社会的巨大工具和共同纽带。语词就正是由此产生的，它们是用来代表也用来说明观念的。

德 〔我很高兴看到您背弃了霍布斯的观点<sup>①</sup>，他不承认人是天生要结成社会的，设想着人们只是由于必要性以及由于同类的邪恶而被迫结成社会的。但他毫未考虑到那些最好的人，完全免除了一切邪恶，也彼此结合起来，以求更好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像鸟类的合群以便更好地结伴远游，又如海狸成百成千只地结合起来筑堤坝那样，这事只有少数海狸是不能完成的；而这种堤坝对它们是必要的，为的是以此来造成一些水库或小湖，它们就在其中建窝居住并在其中捕鱼来养活自己。这就是动物社会的基础，这

---

<sup>①</sup> 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在他的《论公民》(De Cive, 1642)和《利维坦》(Leviathan, 1651)中，都主张人就其本性说是一种自私和孤独的动物，在“自然状态”中是一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只是为了“自我保存”，害怕在这种状态中一起遭毁灭，才被迫订立“社会契约”，结成社会、国家。莱布尼茨则和亚里士多德及格劳修斯(Hugo Grotius, 1583—1645)一致，认为人天生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对它们是很适当的,完全不是出于什么对同类的惧怕,这在禽兽之中是很少发现的。]

斐 很对,并且就是为了更好地使这社会得到开化,人自然地具有这样构造成的一些器官,使他们适于发出音节清晰的声音,我们就叫做语词。

德 [说到器官,猴子也有这种器官,样子看起来是和我们的一样适合于说话的,可是却看不到它们在这方面有什么最小的进展。<sup>①</sup> 因此它们一定是缺少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也必须考虑到,我们用口发出声音而并不发有节音也能够说话,也就是说使人懂得我们的意思的,要是我们用音乐的声调来造成这种效果的话;但要发明一种声调的语言须得更多的技艺,而语词的语言则可以由处于自然本性很简单状态的人们逐渐地来形成和完善起来。可是有一些民族,就如中国人,他们利用声调和重音来变化他们的语词,他们所有的语词数量很少。这是高尔<sup>②</sup>先生的想法,他是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和大语言学家,他认为中国人的语言是人造的,也就是说是由一位高明的人一下子发明出来,以便建立许多不同民族之间的一种语言上的沟通的,这些民族都居住在我们称为中国的那个伟大的国家中,虽然这种语言可能现在由于长期的使用已经改变了。]

① 据英译本转引本书德译者夏尔许米特注,认为猿猴也有说话的器官这种早期广为流传的观点,已为荷兰的解剖学家彼得·康贝尔(Peter Camper, 1722—1789)所否定。

② Jacob Gohl,拉丁名 Golius, 1596—1667,是荷兰的一位著名东方学家,来顿大学的古典语文、数学和哲学教授,特别以长于阿拉伯文著名,所编《阿拉伯—拉丁辞典》迄今仍为人所推崇。

§ 2. 斐 [正如猩猩和其它猿猴有器官而并没有形成语词一样,我们也可以说鹦鹉和某些其它鸟类有语词而并没有语言],因为我们可以训练这一种和其它几种鸟类使它们发出相当清晰的声音;可是它们是完全不能有语言的。只有人处于这样的状态,能够用这些声音作为内心概念的记号,以便借此使这些概念能向别人表明。

德 [我认为,事实上若不是有使别人了解自己的愿望,我们是决不会形成语言的;但语言既经形成之后,它就还供人用来独自进行推理,一方面是利用语词给他的一种手段,用来记忆那些抽象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利用我们在推理中发现的那种运用符号标记以及无声的思想的好处;因为如果一切都要解释,并且永远要用定义来代替名辞,那就太费时间了。]

§ 3. 斐 但因为每一特殊事物如果都要有一各别名字来指称它,语词的增多就会引起应用上的混乱,因此语言还曾由于当其指一般观念时就用一般名辞而更加完善起来。

德 [一般名辞不仅仅是用来使语言完善,而且甚至是语言的基本构成所必需的。因为如果所谓特殊事物是指个体事物,那么,要是只有专名而没有通称,也就是说,要是只有一些指个体事物的语词,那就根本不可能说话,因为当涉及人们指称得最多的那些个体、偶性、以及特别是那些活动时,就得每时每刻有新东西出现(在心头);但如果所谓特殊事物是指最低级的种(species infimas),则除了常常很难决定它们之外,显然这些已经是基于相似性的一些共相了。所以,由于问题只涉及按照人们所讲的是属或种而范围较广或较狭的相似性,指出一切种类的相似性或一致性并因此应

用各种程度的一般名辞,是自然的;并且由于最一般的名辞,虽然相关于它们所适用的个体来说是包罗最广的,但就相关于它们所包含的观念或本质来说是负荷最少的,因此往往是最容易形成并且最有用的。这样您就看到小孩子们以及那些对他们想说的语言或所说的事物所知甚少的人,就用像东西、植物、动物这样一些一般名辞,而不用他们所缺少的那些专属名辞。并且可以肯定,一切专名或个体名辞原本都曾是通称或一般的名辞。<sup>①</sup>

§ 4. 斐 甚至有些语词,人们不是用来指某种观念,而是指某种一定观念的缺乏或不在的,如无物、无知、无益。

德 〔我看不出为什么就不能说有一些否定的观念(idées privatives),正如有一些否定的真理(vérités négatives)一样,因为否定的活动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我已触及过了一些。〕

§ 5. 斐 不争论这一点了,为了稍进一步认识我们一切概念和知识的起源,比较会更有用的办法还是来考察一下,那些用来形成完全远离感觉的活动和概念的语词,是怎样从感性观念得其起源的,从这里出发,它们被转变为更抽象玄妙的意义。

德 〔是我们的需要迫使我们离开了观念的自然秩序,因为要是我们不顾我们的利益的话,这种秩序本来会是对天使、人以及所有一般的心智都一样,并且会为我们所遵循的;因此一定曾经得依从于我们人类须服从的机遇与偶然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并不给与概念的起源,而可以说是给与了发现

① 莱布尼茨在这里认为在语词或概念的形成上似乎倒是一般的名辞先于具体的个别的名称,这是和人类的认识从个别到一般的实际过程相反的,这也正是他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观点颠倒了认识过程的一种表现。



的历史。<sup>①</sup>

**斐** [很对,并且是对语词的分析,凭借名称本身就能使我们了解到这种联接,那是凭借您所提出的理性对概念的分析所办不到的。]因此如下列这些词:想象(imaginer),了解(comprendre),依附(s'attacher),设想(concevoir),灌注(instiller),厌恶(dégoûter),烦扰(trouble),平静(tranquillité),等等,都是从感性事物的作用借来,并应用于某些思想样式上的。精神(esprit)一词最初的意思就是呼吸,而天使一词的最初意思就是使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猜测,那些最初说这些话的人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并且自然是怎样通过名称本身出其不意地向人提示了他们一切知识的起源和原则的。

**德** [我已经给您指出过,在霍屯督人的信条中,圣灵是用在当地人中意指温和的薰风的一个词来称呼的<sup>②</sup>。对于其它大部分的词也是一样的,并且我们甚至并不总是认识这一点,因为真正的语源往往已丧失无可考了。有一个荷兰人,对宗教很不尊重,曾滥用这一真理(即神学、道德学及形而上学等名辞都起源于粗鄙的事物),在一本法兰德斯语小词典中把神学和基督教的信仰都歪曲成可笑的东西,在这词典中,他不是照习惯用法所要求那样来给名辞下定义或作解释,而是照语词原本的力量似乎带有的意义那样来

① 据英译者注:照莱布尼茨看来,“观念的自然秩序”是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而语言表明“我们是从感官印象进到抽象观念”,这样,“就不表明认识的本质,而只表明认识发展的历史。就一种更广的意义来说,语言的历史也就是一般的人类心灵发展的历史。”

② 见上第一卷第三章§8.“德”。(第75—76页)

解释,并加以恶意的歪曲;又因为他在其它方面表现出的不敬,据说已在拉斯贝尔—惠斯<sup>①</sup>受到了惩罚。可是考虑一下这种可感觉事物和不可感觉事物的类比是好的,这种类比曾用作转喻的基础;这事考虑一下一个很广泛的例子,如介词的用法所提供的例子那样,就会更好理解,这些介词如 à(到), avec(和……在一起), de(从), devant(在前), en(在内), hors(在外), par(由), pour(为), sur(在上), vers(向)<sup>②</sup>,都是从地点、距离和运动得来的,而从此以后就转变为各种各样的变化、次序、接连、区别、符合。à 意指接近,如说 Je vais à Rome(我到罗马去)。但如为了归附一件东西,我们把它靠近那我们想使它结合的东西,我们说一件东西 est attachée à(依附于)另一件东西。还有,由于当一事物出于道德上的理由跟随着另一事物时,可以说有一种非物质性的依附;我们说那跟随着某一个人的运动和意志的东西, appartient à(属于)这个人或归附于他,就好像它盯着这个人要靠近他和跟他一起走似的。当两个物体在同一地点时,一个物体是和另一个物体在一起(avec un autre);但我们也说一事物是和另一件处于同一时间、同一次序或部分次序、或同一活动中协同动作的事物在一起(avec celle qui……)。当我们从(de)某个地点来时,那地点通过它所提供的给我们的可感觉事物就曾成了我们的对象,并且在我们的记忆中现在还是我们的对象,这记忆中就完全充满了这对象,因

① G 本作 Rasper-huys, E 本和 J 本作 Rasper-huyss, 应是当时荷兰的地名。

② 这些介词或前置词都有很多含义,括弧内仅注其较常用或较基本的一个意义。下文正是讨论这些介词从原始意义引申出的各种不同意义和用法,由于中西文字的差异,很难译,故多引原文。

此,对象就由介词 de(从)来指示,如说 il s'agit de cela(这牵涉到它),on parle de cela(人们说到它),就好像是从那里来的。而由于包含在某一地点之内或在某一整体之内的东西,是受它的支撑并和它一起被拿开的,因此偶性也同样地被看作是在主体之内, sunt in subjectio, inhaerent subjecto<sup>①</sup>。sur(在上)这个质词也被应用于对象;我们说他在这件事情上(on est sur cette matière),就好像是一个工人在他所砍或所做的木头或石头上似的;而因为这些类比是可以变化万状,丝毫不依赖于某种决定的概念的,因此语言在受介词支配的这些质词和格的用法中,或者在那些介词被省去和潜在地暗含着的情况中,就有很多变化。]

## 第二章 论语词的意义

§ 1. 斐 现在,语词既然是人们用来作为他们观念的记号的,我们首先可以问,这些语词是怎样决定的;而人们都认为这并不是由于在某些有节音和某些观念之间有什么自然的联系(因为要是这样在人们之中就会只有一种语言了),而是由于一种武断的制定,通过这办法,某个词就随意地成了某个观念的记号。

德 〔我知道,在学校里以及在所有其他地方人们都习惯于说语词的意义是武断的(ex instituto<sup>②</sup>),并且的确,它们并不是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所决定的,但它们也还是受一些理由所决定,这些

① 拉丁文,意即:“是从属的,依附于主体”。

② 拉丁文,意即“出于制定的”。

理由有时是自然方面的,在这里偶然性有某种作用,有时是精神方面的,在这里就有选择在起作用。也许有一些人造的语言完全是由于选择并且完全是武断的,如有人认为中国的语言,就曾经是这样,或者如乔治乌斯·达尔格奴斯<sup>①</sup>以及已故的彻斯特主教威尔金先生(所创造)的语言也就是这样。但那些从已知的语言中制造出来的语言,就是选择与它们所须得先有的语言中自然的和偶然的的东西相混合的。那些盗贼制造出来,只让自己的同伙听得懂的语言,就是这样的,这种语言,德国人叫做 Rothwelsch<sup>②</sup>,意大利人叫做 Lingua Zerga<sup>③</sup>,法国人叫做 Narguois<sup>④</sup>,但它们通常也就是在他们所知道的平常语言的基础上造出来的,或者是通过一些比喻把语词原有意义加以改变,或者是通过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所作的一种组合或引申转化来造出一些新词。通过不同民族的交往也形成了一些语言,或者是把几种相近的语言一视同仁地混合起来,或者最常见的是取一种语言作为基础,加以肢解、篡改、混合,以及由于忽视而加以破坏,和明知如此而加以改变、甚至拼凑上一些其

① Georgius Dalgarnus 或 George Dalgarno, 约 1626—1687, 于 1661 年在伦敦发表了一本著作, 提出了创造一种普遍的哲学语言的思想, 威尔金(John Wilkin, Evêque de Chester, 1614—1672) 于 1668 年在伦敦也发表了一本著作, 其主要观点就采自达尔格奴斯的书。达尔格奴斯被认为是手写体字母的最早发明者。莱布尼茨本人也曾经提出创立一种普遍的文字的计划, 在一定程度上受了以上两人的影响。

② 也作 Rothwälsch, 据本书德译者夏尔许米特注, 这是十六世纪已在德国盗匪中流行的一种人造语言, 也就是一种“黑话”, 十七世纪尤为流行。拉尔芒(Avé Lallé-mant)的《德国的盗贼》(Das deutsche Gaunerthum)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述, 据说这种“黑话”中采用了很多希伯来文的语词, 其语法则与德语相合。在意大利, 这种“黑话”, 叫做 Gergo, 相当于法国所称的 Argot, 都是盗贼的“黑话”或“切口”的意思。

③ E 本和 J 本作 Gergo。

④ 这个法语语词通常有“狡猾”、“阴险”等意义, 这里也是指盗贼的“黑话”。

他的语词。在地中海一带的商业交往中所用的佛兰卡语(Lingua Franca)是以意大利语为基础造出来的;其中丝毫不顾语法规则。我在巴黎和一位亚美尼亚的多明我会会士谈过话,他自造或者也许从他的同道那里学会了一种佛兰卡语,是从拉丁语中造出来的,我发现相当好懂,虽然这种语言中既没有格,也没有时态和其他语尾变化,而他因为已习惯了,说得很流利。拉贝神父<sup>①</sup>,一位法国耶稣会士,非常博学,以其他许多作品闻名,他也造了一种语言,是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比我们的拉丁语较容易并较少限制,但比佛兰卡语更合规律。他对此还专门写了一本书。说到那些很长时期以来就已形成的语言,其中几乎没有什么不是到今天已极大地改变了的。拿它们和保存下来的古书和古代文物比较一下,这一点就很明显。古法语更接近普罗凡斯语<sup>②</sup>和意大利语,而我们看到那德奥底斯克语<sup>③</sup>则和法语或毋宁说罗曼斯语<sup>④</sup>(有时叫做Lingua Romana rustica<sup>⑤</sup>)在一起,如它们在耶稣基督后第九世纪懦弱的路易皇帝的儿子们的誓词<sup>⑥</sup>中所出现的那样,这些誓词是他们的亲戚尼塔尔<sup>⑤</sup>为我们保存下来的。我们在别处很少发现有

① Philip Labbé, 1607—1667, 法国的编年史家,以博闻强记著作繁多著名。

② Provençal, 法国普罗凡斯(Provence)省的方言。

③ Théotisque, 即古德语。

④ Romain, 英语作 Romance, 即从拉丁语演变而来的诸拉丁民族的语言, 即作为拉丁系语言的通称, 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

⑤ 拉丁文, 直译为“粗鄙的罗马语”。

⑥ “懦弱的路易皇帝”(Empereur Louis le débonnaire)即查理曼大帝的儿子路易第一, 他的儿子们的誓词是 842 年 2 月 14 日在斯特拉斯堡作的, 由尼塔尔(Nithard)在其著作中保存下来, 成为研究古德语和古法语等的珍贵材料, 尼塔尔是查理曼的女儿贝尔特(Berthe)的儿子, 法国最早的历史家之一。

这样古老的法语、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的了。但说到德奥底斯克罗地亚或古德语,则有奥特弗利特<sup>①</sup>的福音书,他是那同一时期魏森堡的一个僧侣,这福音书弗拉丘斯<sup>②</sup>曾加以发表,而席尔特<sup>③</sup>曾想把它重新出版。渡海进入大不列颠的萨克森人给我们留下了还更古老的书籍。他们有《创世纪》的开头部分和《圣史》的其它一些部分的一种译本或译解,是一位盖德蒙<sup>④</sup>作的。贝达<sup>⑤</sup>曾提到过他。但不仅日耳曼系语言中而且除了希腊和拉丁语之外一切欧洲语言中最古老的书籍,则是黑海<sup>⑥</sup>的哥特语福音书,以“银抄本”<sup>⑦</sup>的名称闻名,是以非常奇特的字体写的,初在威斯特发里亚的凡尔登一座本笃会老修道院中发现,后来被转移到了瑞典,就在那里被妥为保存着,并且理所当然地像对在佛罗伦斯的典籍全书的原本一样细心加以保管,虽然这译本是为东哥特人准备的,并且是用一种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日耳曼语相差很远的方言译的;但这是因为人们以某种程度的概然性认为黑海的哥特人原本是从斯堪的纳维亚来,或至少是从波罗的海来的。而这些古哥特人的语言或方言是和现代

---

① Otfried. 或 Otfried de Wissembourg, 约 810—880, 是一个宗教诗人, 他的福音书通常叫《基督生平》, 是用古高地德语的南法兰克方言写的。

② 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 即 Flach-Francowitz, 1520—1575, 新教的神学家。

③ J. Schilter, 1632—1705, 是德国的法学家和考古学家, 斯特拉斯堡的法律教授, 由法学和考古学转入语言学的研究。

④ Gaedmon, 即 Caedmon, 死于 680 年, 七世纪时盎格罗萨克森的一个僧侣, 是一些用古英语写的古诗的作者。

⑤ Noël Beda, 死于 1536 年, 法国的神学家。

⑥ 原文为 Pont Euxin, 是黑海的古称。

⑦ 原文为 codex argenteuse, 其所以有此称呼, 是因为它是用银色和金色的字体写在华贵的紫色皮纸上, 并且银面精装的。此译本是约四世纪中叶时乌尔费拉(Ulfilas, 311—383)主教所译, 原有 330 页, 现存 177 页。

日耳曼语大不相同的,虽然它们是有同样的语言基础。那古高卢语,从那最接近高卢语的语言——这就是威尔斯、康瓦尔、下不列塔尼等地的语言——来判断,就和现代日耳曼语更不相同;但爱尔兰语和它相差还要更远,并且使我们看到一种还更古老的不列颠的、高卢的和日耳曼的语言的遗迹。可是所有这些语言都来自一个来源,并且可以看作是同一语言的各种变形,这种语言可以叫作开尔特语。古代人就日耳曼人和高卢人都叫做开尔特人;再进一步追溯开尔特语和拉丁以及希腊语——它们都和日耳曼语或开尔特语有很多词根是共同的——的起源,我们可以猜测这是由于所有这些民族都有同一来源,即源出西徐亚人(Scythes),他们来自黑海,渡过了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其中一部分可能进入了希腊,而另一部分就满布于日耳曼和高卢;这是由一个假说得出的推论,这假说就是认为欧洲人是从亚洲来的<sup>①</sup>。萨玛特语<sup>②</sup>(假定它是厄斯克拉夫语<sup>③</sup>)至少有一半是起源于日耳曼语或与日耳曼语同源的。甚至在芬兰语也有某种相似的情况,在日耳曼民族即丹麦人、瑞典人及挪威人占据斯堪的纳维亚最好和最近海的地方以前,芬兰语是一种最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语言;而芬兰的或我们这个洲的东北部的语言,现在还是拉布兰人<sup>④</sup>的语言,从日耳曼的或毋宁挪威的海洋一直分布到里海(虽然被厄斯克拉夫人从两者中间插断),并且和匈牙利语有关,匈牙利人是从

① 据英译者注:莱布尼茨的这一假说已为近代语言学所完全证实。

② Sarmatique,萨玛特人是古代分布在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民族。

③ Esclavon, Esclavonie 即今南斯拉夫的克罗埃西亚(Croatie)。

④ Lapons, 拉布兰(Laponie 或 Lapland)是指欧洲最北部的大片地区。

现在部分地属于莫斯科人的一些国度来的。但分布在亚洲东北部的鞑靼语及其变种,似乎是匈奴人和库曼人(Cumans)也是乌兹别克人或突厥人、卡尔莫克人(Calmucs)及蒙古人的语言。而所有这些西徐亚的语言彼此之间以及和我们的语言之间都有很多共同的词根,并且发现甚至阿拉伯语(当包括希伯来语、古代的布匿语、迦勒底语、叙利亚语以及阿比西尼亚人的埃塞俄比亚语)中也有大量的这种共同的词根,并且很明显地和我们的语言相一致,因此不能把它归之于偶然,甚至也不能仅仅归因于贸易交往,而毋宁当归因于民族的迁徙。这样,这里就丝毫没有什么是反对而不是毋宁有利于认为一切民族都是同源的并且有一种原始的根本语言的观点<sup>①</sup>。如果说希伯来的或阿拉伯的语言和这种原始语言最接近,那末至少它也应该是已经改变很大的,而似乎条顿族的语言曾保存了最多自然的、以及(用雅可布·波墨的话来说)亚当式的(Adamique)东西<sup>②</sup>;因为我们如果有纯粹的原始语言,或者保存得相当好,足可加以认识,那就会显示出那些联系的理由,或者是自然的,或者是出于一种明智而适足表现初创者的才能的武断的制定。但假定我们的语言基本上是派生的,它们却到底本身具有某种原始的东西,这种原始的东西,对于那些新的

---

① 据英译者注:莱布尼茨是第一个预感到先是各种欧洲语言,然后是其它语言之间的血缘联系,并从此观点出发,要求进行并且亲自致力于语言的比较研究的,而在这方面,也和在许多其它问题上一样,他是远远超出他的时代的。关于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著作,见于杜顿(Dutens)编的《莱布尼茨全集》第五和第六卷。

② 波墨(Jacob Boehme, 1575—1624),是德国一个通神论者,神秘主义者,对莱布尼茨及以后谢林、叔本华等的哲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里所谓“亚当式的”,是以亚当作为人类原始统一性的象征和代表,即指人类最原始、纯粹的东西的意思。



根词<sup>①</sup>来说,是在我们语言中突然发生的,这些新根词是那时以来由于偶然、但基于自然的理由而形成的。那些表示动物的声音或从动物的声音来的词,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例如作为与青蛙相关的一个拉丁词 *Coaxare*,就是这样,这词和德语中的 *couaquen* 或 *quaken*<sup>②</sup> 有关联。而这种动物的声音似乎是日耳曼语言中其他一些词的原初的根源。因为由于这种动物发出很大噪声,现在人们就把这词用来指无聊的空谈或饶舌,以一种将词义变小的方式称之为 *quakeler*;但显然这同一个词 *quaken* 从前是当作好的意义来理解,并且是指从嘴里发出的所有各种声音,也包括说话在内的。而因为这些动物的声音或噪声是一种生命的证据,并且人们在眼见以前凭它就认识到有某种有生命的东西,因此在老德语中 *quek* 就意指生命或活的,如我们在最古老的书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而这在现代语言中也还有一些遗迹,因为 *Quecksilber* 就是水银(*vif-argent*<sup>③</sup>),而 *erquicken* 就是使人强壮以及在精疲力竭或出大力劳动之后使人重新活跃起来或恢复过来的意思。在低地德语中有些很坏的草叫做 *Quäken* 它们像德国人所说那样好像是很活跃、会跑的,在田野中蔓延很广,很容易繁殖扩散,对禾苗很有害;而在英语中 *quickly* 意思就是很迅速,并且是表现一种很活跃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就这些词来说,日耳曼语言可以被当作是原始的,古代人们并不需要从别处借来一个声音,作为蛙的声音

① 译文照 G 本,原文为“des mot radicaux nouveaux”,E 本及 J 本作“des mots radicaux et nouveaux radicaux”即“根词及新根”。

② 这几个词都是指蛙鸣声。

③ 法语指水银的 *vif-argent* 一词,照字面的意思也可说就是“活的银子”。